

高 尔 斯 华 绥 文 集
现 代 喜 剧

银 匙

汪 倜 然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John Galsworthy
THE SILVER SPOON

本书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30 年版本译出

高尔斯华绥文集

现代喜剧

第二部

银匙

汪倜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96,000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700 册

ISBN 7-5327-0005-4/I·002

平装本定价：3.35 元

第 二 部

银 匙

“可是，啊，
我们如坐针毡”

——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

目 次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国外来客	3
第 二 章	变动	10
第 三 章	迈克尔测算“阴阳”	22
第 四 章	闲谈	29
第 五 章	舞台侧幕	37
第 六 章	索米斯提高警觉	47
第 七 章	夜声	55
第 八 章	周折	60
第 九 章	家禽和猫	72
第 十 章	弗朗西斯·威尔莫特向左转	80
第十一章	索米斯上报馆去	86
第十二章	迈克尔在沉思	95
第十三章	案件的开始	102
第十四章	进一步考虑	114

第 二 卷

第一章	迈克尔发表演说·····	127
第二章	结果·····	135
第三章	玛娇莉·费拉尔在家·····	148
第四章	源泉·····	155
第五章	案件的进展·····	164
第六章	迈克尔访问贝思纳尔草地·····	173
第七章	对比·····	182
第八章	收集证据·····	194
第九章	突变·····	207
第十章	照相·····	213
第十一章	影子·····	229
第十二章	深化·····	234

第 三 卷

第一章	“马戏”·····	247
第二章	“决不容许这样”·····	257
第三章	索米斯乘车回家·····	263
第四章	盘问·····	271
第五章	这一天·····	278
第六章	在证人席里·····	290
第七章	“受够啦”·····	308
第八章	傀儡·····	315
第九章	马格茜太太家的大宴会·····	324
第十章	新的一页·····	335

第十一章	不顾一切.....	344
第十二章	别离.....	358

插 曲

遇客.....	365
---------	-----

第一卷

第一章

国外来客

一九二四年九月底，有个年轻人在西敏寺南方场下了出租汽车。因为他的美国气派很不显眼，司机在向他索取加倍车资时，不免有点儿踌躇。年轻人却毫不踌躇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你不识字么？”他轻声说。“这儿是四个先令。”

说着，他就转过身去，看着他下车处前边的那幢房屋。这是他生平打算进去的第一所英国私人住宅，他心里不免有种不安，就象一个人准备泄露自己的家丑似的。他掏出一封信来，同大门上那块白铜牌子的号码对照了一下，嘀咕说：“准是这儿啦，”就按起门铃来。

他在等开门的时候，觉得四下极其寂静，而打破这寂静的是一只钟敲了四下，好象这钟声是时间老人自己的声音。等到最后一记钟声消逝了，大门朝里开了，一个简直是光着脑袋的男子说：

“找谁，先生？”

年轻人从他那深色头发的脑袋上，摘下软帽。

“这儿是迈克尔·孟特夫人家么？”

“正是，先生。”

“劳驾把我这张名片和这封信递给她，好不好？”

“‘弗朗西斯·威尔莫特先生，纳斯比，南卡州。’请你在这儿等一下好么，先生？”

弗朗西斯·威尔莫特被领进右首一个房间的门里，他觉得旁边的地上有一阵骚动，还有牙齿在擦着他的小腿。

“但弟！”那个光头的人的声音在说，“你这小鬼！这只狗对客人可是个正派的小畜生，先生。站着别动！我记得它把一位太太的袜子全给咬穿了。”

弗朗西斯·威尔莫特颇感兴趣地看见一只银灰色的狗，有九英寸高，差不多同样的宽，一双明亮的眼睛仰视着他，眼睛下面是一口非常好看的牙齿。

“那儿是小宝宝，先生，”光头的人说，一边指着没生火的壁炉前面地板上一只窠似的东西。“它跟小宝宝在一起的时候，就要袭击人。可是它一嗅过你的裤子，就没事啦。不过，还是别去碰小宝宝为好。孟特夫人刚才还在这儿；我来把你的名片送上去给她。”

弗朗西斯·威尔莫特往房间当中一只长靠背椅坐了下去；那只狗躺在他和小宝宝之间。

年轻人一边坐着，一边四下望望。房间的镶板漆成淡金黄色，天花板则是银色的。一只翼琴，仿佛一架金色的小钢琴，摆在房间的一头。墙上装饰着玻璃灯架，花卉图画，还有一幅画，画着一个颈项白皙如银的贵妇人在摆动裙子和金色的拖鞋。窗帷都是金色和银色的。银色的地毯，踏在脚底下，使人感到非常柔软；家具都是用一种金黄色的木料做成的。

年轻人忽然觉得很想家了。他似乎回到一座古老的“英领殖民地时期^①”房屋那间起坐室里，那屋子在一条冷清的南卡

^① “英领殖民地时期”，美国在取得独立以前的英国殖民地时期。

罗来纳河的转弯处，河水微带红色。他凝视着那穿着高领红袍的曾祖父的肖像。独立战争中效忠派^①军队里的少校。大家常说，这个肖像很象他每天早晨修面时在镜子里看见的那个肖像，光滑的深色头发直垂到右鬓角，细长的鼻子和嘴巴，捏着剑柄或者剃刀的狭长的深色的手，深色的眼睛坚定地向外凝视。小弗朗西斯这时看见：黑人们在太阳下面的棉田里干活；而自从他来到这儿以后，似乎就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太阳；他带了他的长毛猎犬在沼泽边缘走着，在那儿，佛罗里达的苔藓，在一些高大而凄凉的树上结成了彩饰；他想到威尔莫特家的遗产，虽然在南北战争中遭到了破坏，并且还在衰败下去，但是仍然很珍贵；他还在想，自己究竟是守着这份产业挣扎下去好呢，还是把它出卖给那个北方佬^②——那人想在他自己那却尔斯登的码头生意之外，再找一个周末度假的去处，而且他准会把那屋子改建得面目全非的。如今安妮既然已经同那个年轻的英国人——乔恩·福尔赛结了婚，并且跑到北方南松林去了，家里一定很寂寞。于是他想到了他的妹妹，他就这样失去了她：深色的头发，苍白的皮肤，生来活泼，性格刚强。这个房间尽管布置得尽善尽美，是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却还是使他怀念起家乡来；在这里，唯一不调和的东西是那只狗，它侧身躺在那里，睡得那么甜甜，它的小腿儿全部朝天了。他轻声说：

“这真是我生平所到过的最美的房间了。”

“偷听到这么一句话，可真荣幸啊！”

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边：波浪形栗色头发下面是一张白如

① 效忠派，美国独立战争中拥护服从英国统治的一派。

② 北方佬(Yank)，美国人说这个词时，指的是南北战争时北部同盟的人；外国人说这个词时，是泛指一般美国人。

凝脂的脸儿，微笑的嘴，短而直的鼻子，雪白的眼皮，深色的睫毛，遮着深褐色的眼睛。她一边向他走来，一边伸出手来。

弗朗西斯·威尔莫特低头弯腰敬礼，庄重地说：

“迈克尔·孟特夫人么？”

“原来乔恩和令妹结婚了。她美么？”

“美的。”

“很美么？”

“对，很美。”

“我希望小宝宝已经接待过你了。”

“它真了不起。”

“它可以说是这样。我听说但弟咬了你？”

“我想它并没有弄破表皮。”

“你看过没有？不过它是蛮健康的。请坐，把关于令妹和乔恩的事情全都讲给我听。这是不是一件真情实意的婚姻？”

弗朗西斯·威尔莫特坐下来。

“当然是。小乔恩是一个蛮正派的人，至于安妮——”

他听见一声叹息。

“我很高兴。他在信里说他非常快乐。你一定得住到这儿来。你可以爱怎样就怎样。把这儿当作一个旅馆就行啦。”

年轻人的深色眼睛笑起来。

“你这真是太好啦！我从来没有到这边来过。战争^①结束得太快啦。”

芙蕾把小宝宝从它的窝里抱出来。

“这个小东西不会咬人。瞧——两颗牙啦，可是它们不会捉

① 战争，指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儿打架——你们是这样讲的吧？”

“它叫什么名字？”

“吉特——克列斯多弗的简称。还算好，我们对这个名字是意见一致的。迈克尔——我的丈夫——马上就要回来。他在议会里，你知道。他们要到星期一才开会呢——自然是爱尔兰问题①。我们昨天刚从意大利回来，因为议会要开会。意大利真妙极啦，——你一定得去看看。”

“请问一下，刚才敲得那么响的是不是就是议会的大钟？”

“大鹏钟——是的。它替他们报时。迈克尔说，‘议会是人类发明出来、拖进步后腿的最好的东西。’我们的头一届工党政府②既然上了台，今年的事情就特别有意思了。这只狗这样守着我的小宝宝，你想还不很叫人感动么？它的牙床才真可怕呢！”

“它是哪种狗？”

“一只但弟·丁蒙③。我们有过一只北京哈吧狗。那真是一个可怕的惨剧。它老要追猫儿，有一天它碰上了一只爱打架的雄猫，两只眼睛都给抓坏了——简直抓瞎了——后来就——”

年轻人看见她的眼睛突然泪盈盈了。他发出了一种轻柔的声音，温情地说：“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只好把这个房间完全改变过。这儿本来是中国式的。那可太叫我触景伤情了。”

“这个小家伙是随便什么猫都会被它吃掉的。”

① 爱尔兰问题，指1918—1923年间在爱尔兰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

② 工党政府，指英国的第一届工党政府，首相麦克唐纳（1924年1月至11月）。

③ 但弟·丁蒙（Dandee Dinmont），一种小猎犬。

“幸亏它是和几只小猫咪一起养大的。我们要它，是为了它那两条腿——前边的腿都是弯弯的，因此它简直不会跑，只适宜于看管摇篮。但，把你的腿伸出来看看！”

但弟抬起头来，发出一个否定的声音。

“它是一个挺厉害的小‘东西’。请告诉我，乔恩现在怎么个样儿啦？他还是很英国派头么？”

这青年觉得她总算说出了她心里真正要说的话了。

“他还是那样，但他是一个好透的人。”

“还有他的母亲呢？她向来是很美的。”

“如今还是这样。”

“她当然会是这样。我猜她现在已经头发灰白了吧？”

“是的。你不喜欢她么？”

“呃，我希望她不会嫉妒你妹妹才好！”

“我想，你这话也许不公平吧？”

“我想，我也许是公平的。”

她默默地坐在那里，脸儿紧贴在小宝宝的脸上，显得很冷酷。年轻人感到这种思绪不是他所能理解的，就站了起来。

“等你写信给乔恩的时候，”她突然说，“告诉他我非常高兴，说我祝他幸运。我自己不写信给他了。我可以叫你弗朗西斯么？”

弗朗西斯·威尔莫特鞠了个躬。“那我真是荣幸之至了，夫人。”

“好，不过你可得叫我芙蕾。咱们还有点儿沾亲呢，你知道。”

年轻人莞尔一笑，用嘴来品味这个名字。

“芙蕾！真是个美丽的名字！”

“等你回来的时候，你的房间就可以准备好了。当然哪，你有一间独用的浴室。”

他把嘴唇凑到那只伸出来的手上。

“这真好极啦，”他说。“我正有点儿想家咧，我在这儿老是惦记着太阳。”

他走出去时，回头看看。芙蓉已经把她的小宝宝放回到它的窠里去，眼睛直向她面前望着。

第二章

变动

芙蕾把她那中国式的房间重新装璜一番，绝不是因为死了一只狗的缘故。在她二十二岁生日的那天晚上，迈克尔一回家就说道：

“喏，我的孩子，我已经扔掉了出版这行当了。老但比总是一贯正确——这不是我的终生事业。”

“唉呀！迈克尔，那你一定要无聊死啦。”

“我要进议会。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而且差不多也同样的受罪。”

他这话是说着玩儿的。六天后，事实证明她倒听得很认真。

“你讲得完全对，迈克尔。这正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的办法有的是。”

“都是别人的。”

“还有能言善辩的天才。咱们这儿上议会倒挺方便。”

“这是很花钱的，芙蕾。”

“不错，我已经跟爹谈过。说来很可笑——我们福尔赛家，你知道，还从来没人挨近过议会。可是他认为，这事对我有好处；还认为，这本来是从男爵们才配干的差使。”

“不幸的是，还要有个席位。”

“呃，这个我也试探过你爹。他可以跟人家去谈谈看。他们需要年轻人。”

“哦！那么，我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

“我亲爱的孩子，你总该知道嘛——已经三十岁了啊。”

“我不是个自由党。但是，我是个工党还是保守党？”

“那你可以在下届选举以前把它想想清楚！”

第二天，当他正在修面、她正在洗澡的时候，他稍微割破了一点点皮肤，他说：

“土地和这失业问题是我真正关心的事情。我是个福加特主义者①。”

“什么？”

“詹姆士·福加特老爵爷终于把那本书印出来了，你总看过的。”

“我没有看过。”

“喏，你自己说看过的。”

“别人也都这样说。”

“别管它——总之，他的眼睛是看定了一九四四年，他的政策也是针对这个时期的。空中安全，土地，儿童移民，在帝国范围内调整供需，减少我们在欧洲的损失②，以及为了一个更好的将来而忍受一个更坏的现在。总之是，凡是不得民心的，并且据说是不可能的事情都要干。”

“那你可以把这一切都藏在自己肚里，等你轧进去了再说。”

① 福加特主义，见《现代喜剧》第一部《白猿》第三卷第二章，指詹姆士·福加特的主张。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资本在欧洲地位的削弱，及由此而遭受的损失。